

三國志

八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第十八

魏書

國志十八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黃巾

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

俱叛乾不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兖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

刺史整卒典徙潁陰令為中郎將將整軍魏書

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遷離狐

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

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為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

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

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勅典昱

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與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

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禦苟利國

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

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

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

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



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
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
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
之遷捕虜以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
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
邪典謝曰典驚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
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
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二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
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
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

魏志卷之十八

典

一

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
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戶并
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
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
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
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謚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魏略曰通小字萬億以俠聞於

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
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

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

克會酒酣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其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餼士分糴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心舉衆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禍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勸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表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疆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請太祖又擊羣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攻破之劉備與周

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
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
得病薨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
帝踐阼謚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
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
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疇其庸勲基兄緒前屯樊城
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其子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
將以寵異焉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胃有雋才為
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

魏志十八

四

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
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
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
稱括囊無咎籍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知言得之
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
故太尉荀景伯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為
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
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
而未嘗平論時事藏否人物貞可謂至慎矣吾每思
此言亦足以為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
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
從而至矣秉子重字茂魯少知名歷位吏部郎平

陽太守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焉若

司馬重以倫將為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落至於

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
永嘉中並與邵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侍中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為縣獄掾據法不聽
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

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守並聚眾霸為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為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兗州定翕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為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為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紹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

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為
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
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
周為下邳令霸故與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認謂不
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
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
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
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
還屯舒澤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
軍在舒道遂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
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賊不得
救蘭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為
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
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銳寧肯捐吾
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
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博等
屯居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
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
成侯與曹休討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為執金吾
位特進海內事帝常咨訪焉

魏略曰霸一名奴
冠孫觀名嬰子

其名贖奴尹礼名盧兒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
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擗去文帝即位以曹伏
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揚
行小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巡因霸
來朝而奪其正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謚

曰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艾官至青州刺

史少府艾薨謚曰恭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

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霸子子舜字太伯晉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

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補舜才穎條暢識替時宜也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

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流嗣亦至青州刺

史魏書曰孫觀字仲豪泰山人與臧霸俱起計黃山拜騎都尉

先登征定青徐羣賊功六太祖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

於濡瀕口假節攻權為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

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為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禦北

方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荆州琮舉州降呼聘欲

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

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

弼劉荆州以奉國家荆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

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

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歔流涕

太祖為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

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荆州

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為江夏太守使典

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孫盛曰資父事君忠

列之稱文聘著番涕之也是以魏武一面委之孝道一賊霸少有孝與樂進討關

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壽其侯加討逆將軍又攻

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荆城文帝踐阼進爵長

安鄉侯假節與吳侯尚圖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

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

權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

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魏略曰孫權嘗自將

城無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

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卧舍中不起權

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耶今我至

高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略此語與本

傳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

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岱

為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謚曰壯侯

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

胤為江夏太守清儉有感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伍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

以為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吳

母等作亂與白豨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吳

毋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

察貝母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石賊乃平太祖以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表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為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君羣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

郡以來禽安奴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即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為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孫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每欲危害祥祥色養無

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下有魚躍出因奉以供時人以爲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

年母終乃仕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公入學以祥為三老遷司空

太尉司馬文王初為晉王司空荀顛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少

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十利城叛

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十利城叛

賊斬獲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戶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鬚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打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字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

魏志

皆畏懼之太祖徇淮汝褚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君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懼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

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天下如雨褚自太
祖賊來多今兵渡以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
急軍卒濟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
太祖船工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
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
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歆前突太祖素聞褚勇
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
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
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
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寢故號曰虎寢是以

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
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
入冀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
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
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
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
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
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
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為虎士者從征伐太
祖以為皆壯士也同日拜下為將其後以功

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
明帝即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戶賜子爵一人關內
侯褚薨謚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為
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
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為鍾會所
殺泰始初子綜嗣

典韋陳留已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
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為讎韋為報之永故
富春長備衛甚謹常乘車載雞酒偽為候者門開
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

嘉靖九年補刊

魏志十八

十二

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
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為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
舉義兵韋為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入莫能
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
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
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
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
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
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四面又急
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

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
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
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
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
既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鬪常先登陷陣遷爲
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
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歎
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
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
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

嘉靖二年補刊

魏志一八

一三

悅延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及襲太祖營
立後刃徑大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
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及襲太祖營
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
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
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
之一义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
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雖多挾兩賊擊殺之餘
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
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大

祖退任舞陰聞常死為流涕慕問取其喪親自臨
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為郎中車駕每過常祠
以中牢太祖思常拜滿為司馬引自近文帝即王
位以滿為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惠傳

龐惠字今明南安桓道人也桓少為郡吏州從

事初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氏數有功稍遷至校
尉建安中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
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牽關中諸將討之意隨
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惠為軍鋒進攻援幹大破

生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八 十四 監生李季之

之親斬援首魏略曰惠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衆
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惠晚

後於鞬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惠謝繇
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 拜中郎將封都亭

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惠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
兩穀閒每戰常陷陣却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為衛
尉惠留屬超太祖破超於渭南惠隨超亡入漢陽

保冀城後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定漢中惠
隨衆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
邑三百戶侯音衛開等以死叛惠將所領與曹仁共
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惠兄

在漢中頗疑之魏略曰其從兄
名柔時在蜀 惠常曰我受國恩義在

效死我歆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
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惠常乘白馬羽軍謂之
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惠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
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惠與諸將避
水上隄羽乘舡攻之以大舡四面射隄上惠被甲
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歆降惠
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
短兵接戰惠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
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本日我死日也戰益怒
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惠與麾下將一人五

伯二人彎弓傳矢乘小舡歆還仁營水盛舡覆失
弓矢獨地舡覆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
卿兄在漢中我歆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惠罵羽
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
備庸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
遂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
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惠墓賜謚策曰昔
先軫喪元王蠋絕脰隕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戎昭
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
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

有父風官至中衛將軍封列侯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後鼓吹迎惠屍喪還葬於冢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惠死於樊城文帝即位又遣使至惠墓所則見屍喪不應在蜀王隱之虛說也

龐涓傳

龐涓字子翼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涓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匕首

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

魏曰猛兵欲來縛涓涓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為罪此人以至忠為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邪遂使行服

典畧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真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任郎為

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冠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留人邯鄲商為雍州刺史別其四郡時武威

嘉靖十年補刊

魏志十八

十六

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暨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請和鮮尚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初猛為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毋夢帶魚印緩登樓而歌且以告與與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即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涓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丘涓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涓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為掾

屬文帝踐下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子曾嗣初清外祖父趙安為同縣李壽所殺清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有母娥自傷父讎不報乃幃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讎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君加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歎貴刊石表閭皇甫謐烈女傳曰酒泉烈

女慶娥親者表氏寵于夏之妻祿福趙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讎壽深以為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強壯已盡唯有女弟何足復憂防備解地娥親子清出行聞壽此言遂以啓娥親娥親遂素有報讎之心反聞壽言感激愈深槍然頂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載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千之羞也馬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徼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為人凶豪聞娥親之

魏志一八

二二

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疆弱不敵避近不制則為重受禍於壽絕戚門戶痛辱不輕也爾詳舉動為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讎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况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為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刃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直以我文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刃刃今汝輩見之遂棄家車乘度車伺壽至光和二一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候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所之探中樹蘆折所持刃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迺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搗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刃以截壽頭持請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願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喜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讎塞身死安之分明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任官法之人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為之悲喜慷慨嗟嘆

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賊親抗齊大言曰法逃死非妾本心今備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引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墮身中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而無懼色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獲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竇追述娥親為其作傳玄晏先生以為父母之雖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為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誥痛感歸黨之凶言奮劍仇頭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竟雪三弟之永恨近古已來未之有也詩云脩伐戈予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超守舉衆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冥城甚急州乃

大魏志卷之八

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然今為戮矣溫偽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為命計邪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書以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

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
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隔絕不通燉煌太守馬艾
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
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
泉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并勢就至
酒泉為華所拘執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
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
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
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
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

魏志卷之八

魏志卷之八

十九

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為首
尾之援別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
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
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
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年下詔
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己校尉數歲徵還將
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
太和中卒贈執金吾就後為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

西州世語曰就子數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晉武帝世
為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其兵討吳無
虎符數收瘡從事列上由此召數是帝書其數何不密
啓而便收從事數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輒收

以爲輕帝善之官至河奴中郎將數子固字元安有數風
爲黃門郎早卒數一本作勃魏略勇使傳載孫賓碩祝公
道楊何若鮑出等四人賓碩雖漢人而魚豢編之魏書蓋以
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也論其行節皆龐閻之流其祝公道
一人已見賈逵傳今列賓碩等三人于後孫賓碩者北海
人也家素貧當漢桓帝時常侍左悺唐衡等權佯人王丞熹
中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一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
官不脩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
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
既入見尹尹欲脩主人勅外爲市買息又啓云左悺子弟來
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酷買宜隨中含菜食而已及其到
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勅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輦子弟邪
用其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即令報衡弟皆知之甚
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爲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爲之息自
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爲涼州刺史於是聞爲詔
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及
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家
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紫巾布袴
常於市中販胡餅宿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
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實
嘉靖己未年

魏志八

二十 監生李之芳川

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
以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
時岐以爲是唐氏耳目也甚怖而失色賓碩閉車後戶下前
檐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即不有
重怨則當云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
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
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
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
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
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
名於東國任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饑荒南客荆
州至與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請荆州乃復
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爲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
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爲行喪也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
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
相所楊阿若兩巾相斫楊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
中疆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昂家粟金數斛募衆得
千餘人以攻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爲不義乃告揖捐妻子
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
合勢昂志豐不與已同乃重募取豐欲令張掖以府繫其頭

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之血假豐為都尉使齎檄告
泉聽豐為揖報離豐遂單騎入十用羌中合衆得千餘騎從樂
浪南山中出指趨郿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
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為東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
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生繫我頸今反為我所繫云何昂
慙豐遂殺之時黃華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
黃初中河西興復黃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
詔即拜駙馬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亡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
豐人也少游俠與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
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
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為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
家而敢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
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為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
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掌將去煮啜之用
活何為乃攘臂結袵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
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
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
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姬同貫相
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曰卿欲何得曰出責
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姬獨不解遙望出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八

二十一

監生李之芳刊

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為不止出又指求哀
姬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將客南陽建安
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
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
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
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
行喪如禮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魚秦曰昔孔子歎
顏回以為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孰如孫祝菜色於市
里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
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大史公猶
貴其竟脫季布豈若一賢厥義多乎今故遠牧孫祝而近錄
楊鮑既不欲其泯滅且敦薄俗至於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
發起於自然亦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大楊阿若
少稱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摧討逆節可謂勇力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忌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
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常折衝左右
抑亦漢之樊噲也龐惠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

消不憚伏劍而誠感鄰國閻溫向城大呼齊解路
之烈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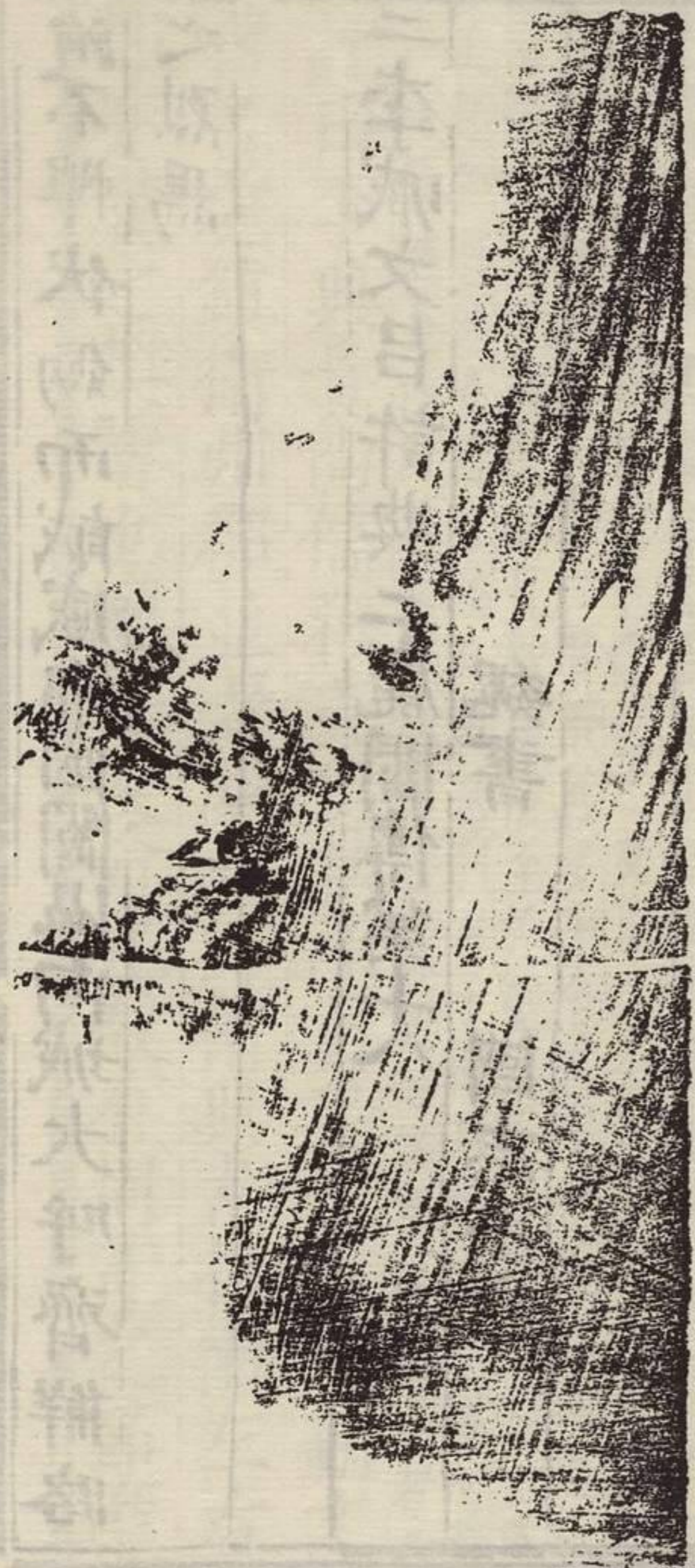
二李滅文呂許典二龐閻傳第十八

魏書

國志十八

魏志十八

二二



城陳蕭王傳第十九

魏書

國志十九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迫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乎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柰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為北

魏志十九

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音氣六血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去代二百餘里長北虜居之號為索下之都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

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
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
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
望疆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
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
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
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
大奇也魏略曰太祖在漢中而劉積栖於山頭使劉
封下桃戰太祖罵司賣履舍兄長便假子拒
汝公平待呼我黃鬚來今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
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
之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

萬曆十年補刊

魏志一九

二 二五五二下

甘尚文

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

魏略曰彰至謂臨苗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

植曰不可不見

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

魏略曰太子嗣

立歸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異因此
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
那陵墳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為中平王是後
大駕幸許昌其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過中
牽不取詔曰先王之道庸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

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
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為

公三年立為任城主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謚曰威

魏氏春秋曰初彰聞璽綬將有異
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

至葬賜鑾輅龍旂

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

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

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

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正

元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初為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

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

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

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

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陰澹魏紀載植賦曰從

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今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

浮雙闕乎太清立甲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

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柳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

雲垣其翬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

上帝推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

翼佐我皇家兮寧被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暉光

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性簡易不治威儀與馬服飾

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

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

權使植留守歎戒之曰吾昔為頓立今年二十三

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

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

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

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

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

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

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

日衰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如明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

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惟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

意令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

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為心腹也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

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益

內不自安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

時軍國多事脩揔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

交好又是時臨留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脩數與脩書書

曰數口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二

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

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蕩於海隅德璋

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

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頭

八茲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

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

風譬書虎不成遂為狗者也前為畫喙之反作論盛道僕贊

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

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

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目以才不能過

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

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

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此

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

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

詆呵文章摘撈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共五伯於稷下

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

今之仲連求之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蕭蕭蓀蕙

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

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

一通相與天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棘之歌有應風雅匹夫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一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勲績辭頌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

魏志十九

五

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則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疆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悉經國之大美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眊歌誦而已敢忘惠施以黍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脩不上脩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脩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脩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脩以所得王髦劾也髦今馬撫其劾車顧左右曰此揚德祖昔所說王髦劾也髦今馬在及召見之賜髦穀帛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臣松之蔡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莫能與居其人自若而居海上也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魯連子亦見皇覽文多故不載世語曰滄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箠內朝歌長吳質與謀脩以

大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惠明日復以麗受滿
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
世子從之脩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脩與賈逵王凌
並為主簿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太祖意
豫作荅教十餘條物門下教出以次荅教裁出荅已入太
祖惟其捷推問始世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郭城一門密
物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
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修遂以交
構賜死脩子颯颯子準皆知名於晉世颯泰始初為典軍
將軍受心膺之任早卒準字始丘惠帝未為冀州刺史
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為意道
造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準不治猶以為其名士惜而不責
召以為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
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施行而卒準子嶠字國彥鬚字
士彥並為後出之後準與裴頠樂廣善遣性見之頠性弘
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鬚小滅也廣性清
淳愛鬚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鬚尤精出準歎曰
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為嶠雖有高韻
而神檢一建虛言為得傳暢云嶠似準而疎嶠第二十四
俊字惠彥最清出嶠鬚皆為二子石俊太傳錄

魏志十九

六

年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為南中即將行征虜將軍

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魏

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馬福而醉之文帝即王位誅丁儀

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丁虞并其男口魏志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父淨宿與

相書曰足下平生常謂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

揚適還河內太祖得其事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冲為

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賜死太祖

以冲前見開導常德之開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

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

愛女未必悅也以為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
為擇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楙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
尚當與女何況但少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
而與臨盜侯親毒致補其高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
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儀罪轉儀為右刺茲錄敬儀自
裁而儀不能乃對一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為涕泣
而不能救後遂因一職事收付獄殺之

弟也文士傳曰虞少有才安博學治開初辟公府建安中為黃門侍郎虞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苗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死實天下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大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為嗣何如虞曰此國家之所與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虞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猶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况明公加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源史垂之命吐於萬世者也虞不應斧鉞之誅敢一不盡言太祖深納之植與

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

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

爵安鄉侯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親親而不誅其改封植其

年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為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

魏志十九

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

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

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

無禮造死之義形影相弔互情愧赧以罪棄生則

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法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

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

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

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

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

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者無

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
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謹
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
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
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聰
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
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
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重服有輝旗章有叙濟濟
雋乂我弱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
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墮傲我皇使犯我朝儀

嘉靖九年補刊

魏志十九

八

國有典刑我削我紕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
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
小子改封充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
淫之闕誰弼予身瑩瑩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
乃懼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
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王王爵是加仰齒
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承怵惕咨我小子頑
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寔恩是恃
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一
沛抱罪黃墟願蒙矢百建旗東嶽庶立豪釐微功

日危軀授命知足免矣甘赴江湘奮文吳越天

啓其東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

傷矣其悲天高聽卑皇音照微又曰肅承明詔應

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

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

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饑不

遑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

駟高誦揚鑣灑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

緣山之隈遵彼河許黃阪是階西濟關公或降或

升駢駮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一統身安寧弭節

長鴛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奮

無廢聲爰暨帝室統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昔從

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聖帝嘉其

辭義優詔答勉之魏略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且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

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說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為自殺也對帝泣會植料頭負鉄鎖徒跣

詣關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為不樂詔乃聽復王服

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是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叙隔闕之思而監國使者

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廡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慈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

怨彼東路長回顧總城闕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從橫中田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脩

道雲日我馬玄以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觀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史不克俱鳴臬鳴衡所對狼

當路衢蒼蠅罔白黑詭巧反親踈欲還絕無蹊蹻止踟躕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
蕭條白日忽西匿孤豎走索羣街草不遑食歸鳥赴高林翩
翩屬羽翼感傷我懷撫心長歎息何所為天命與我
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嫺翔故域靈區寄京師存者
勿復過亡沒身自哀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
影嚮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嗚呼心悲動我神棄置莫
復陳文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因憂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
必同衾憐然後展躬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若年苦辛何處
思天命信可惡虛無求列仙松了又吾欺变故在斯須百年
誰能持節別求無會執手何時王其慶王
體但享黃髮期收涕即長塗悵筆從此辭
六年帝東征

還過雍立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徒封浚儀
二年復還雍立植常自憤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
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
事父尚於榮采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

魏志一九

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
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
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
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一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
也且棄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
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
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
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
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
濟國輔王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

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議是以上慙玄昇
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
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
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故啓滅有
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
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
方叔邵虎之臣鎮御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
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鈎
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
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鼓雍門刎首

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念其慢主

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念其慢主

而陵君也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

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曰於國左

焉車右焉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兵鳴吾君也王曰

左轂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為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

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然頭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

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在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

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感甲邪遂刎頭而死是日越人引軍

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如雍門狄疑使越夫君之寵

社稷不血食遂屠齊王焚雍門狄以上卿之禮臣欲以除患與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

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
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以得長纓纓其王羈致
北闕此二臣豈好為誇主而耀世哉志成鬱結欲

河漢之方力輔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
所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捐驅
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
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爲念伏見先武皇
帝武臣宿將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
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
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
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
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
竭終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敵亮庶將虜其雄率
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
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關猶生之年
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祭其軀而豐其體生
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
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輕食棄餐奮袂攘袂撫
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其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
極赤岸東臨滄海以西望玉門北出塞伏見所以
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
難而制變者也中心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

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

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

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

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曾以成其功臣松之案秦用取

注魯連與燕以書曰魯子為魯將四戰三北而亡地王百里

向使曹子計不反顧燕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為敗軍

之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職而退與魯君計相公朝天子會諸

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披相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

氣不恃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絕嬰

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

盜馬之臣救楚趙以濟其難臣松之案楚並梅絕縵之

有赦盜馬事趙則未即善以秦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

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父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

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昭其能

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

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

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庶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

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

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謀猶假

錐囊之喻以宿主立功何況魏魏大魏多士之朝

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

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

墜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庶

之微補益山海燧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

其醜而獻其忠魏略曰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夫

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

應之當矣無功而命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取

為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

一賢豈不願夕生哉志或有不能也是用喟然求試必

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志者也三年

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

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

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

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

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

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

風人詠之昔周公吊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

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

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

而遺其親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

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

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

路通慶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

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吊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閔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闈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

省無錐刀之用及覩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古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驂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

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
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誠也竊自比於葵藿
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
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
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
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
谷風有棄予之嘆故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孟子
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
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
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

嘉靖口未年

親去十九

十六 監生李之芳刊

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
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也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
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
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
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
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
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明親親禮賢良順
以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
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勅有司如王所訴
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

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二季六
未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
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
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
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穆契夔龍是
也武功烈則可以枉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
昔伊尹之爲勝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
及其見舉於湯武同文誠道會志同玄謨神通豈
復低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
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

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當守故安足爲
陛下言哉故陰揚不和三光不揚官曠無人庶政
不整者三司之責也壘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
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
稱其任哉故任益降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
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躋
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翼開康哉之調偃武
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
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殫沒之將
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鼪鼯馳譙於林木臣每念

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搯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曰昌曰內有朱虛東坐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號之授中慮周成刀畢之輔下存宋曰磐石之固昔騏驎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變覆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

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觀排金門踞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忠誠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白心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騫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攝挂神思日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受塵露撮風后之奇按孫吳之要追

慕上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
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
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臣白國有驥而不知乘
馬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
叔向匡國三監之讐豈臣自咎也二南之輔求必不
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
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
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鄉食食祖奈
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
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可謂知時變矣夫能

魏志十九

十九

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也是矣故謀能移主威
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
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祿者田族非呂宗也分
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
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
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
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
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
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

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

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

足矣帝輒優文荅報魏略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

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

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

寔受任在萬里之外當主之所以受官必以之所授命雖有

精會之徒泊然不以為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草子

為齊將以有告之反中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

曰聞章子改葬死毋改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

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

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唱

汝為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曰行數

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

植受茲清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為魏藩輔而所得兵百

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知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

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較

况皆復老耄羣罷曳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

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益損不

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辨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

負糝子弟懷糧蹈鋒屢乃以狗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

以揮涕增河懸暈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

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入歲已上十

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者所在牀席非糜不食眼

魏志十九

二

報

魏略曰

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

而復被取

乃上書曰

臣聞古者聖君與

其信是以

戮凶無重

賞善無輕怒若驚

所以受官

必以之所

授命雖有

精會之徒

泊然不以

為懼者蓋

君臣相信

之明效也

昔草子

為齊將以

有告之反

中王曰不

然左右曰

王何以明

之王

曰聞章子

改葬死毋

改尚不欺

死父顧當

叛生君乎

此君之

信臣也昔

管仲親射

桓公後幽

囚從魯檻

車載使少

年挽而

送齊管仲

知桓公之

必用已懼

魯之悔謂

少年曰吾

為汝唱

汝為和聲

和聲宜走

於是管仲

唱之少年

走而和之

曰行數

百里宿昔

而至至則

相齊此臣

之信君也

臣初受封

策書曰

植受茲清

社封于東

土以屏翰

皇家為魏

藩輔而所

得兵百

五十人皆

年在耳順

或不踰知

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常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綠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思詔皆遂遂之

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

植為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欲論

及時政幸與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

制侍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

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

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

十一植嘗為瑟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何獨然長去

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為下沈淵驚風接我出故

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若若當何依忽亡而復

魏志十九

監生李之芳別

存飄飄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若艱願為

中林草秋隨野火幡糜成豈不痛願與林葉連孫盛曰異

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遠敦穆之

風皆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推作人主羅云不度時勢然也

魏氏諸侯同匹去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

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剪枝幹委權異旂勢同鹿

木危嗣巢幕不若忽諸非天棗也五等之制遺令薄葬以

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同論之詳矣

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

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子志嗣徙封濟比王

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已憤行以

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

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祕

書二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

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

九百九十元志別傳曰志字介恭好學有才行帝為

與語從喜至且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郵城公發詔以志為樂

平六守歷車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博士祭酒

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勤曰安有如此之

才如此之親而不得祠木助化而遠山海隅者乎乃建議以

課辭言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為散騎常侍志遭母憂

居喪盡哀用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諡曰定公

蕭懷王能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諡蕭懷公太和三

年又追進爵為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

千五百元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

是以自通後業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

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其此之謂歟魚豢

言貧不學儉平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

信不虛矣假令太祖妨過植等在於曠背此賢之心何緣有

窺望乎彭之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乃令楊脩以倚注遇

害了儀以希意快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

推之太祖之動

心亦良有以也

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

魏書 國志十九

右修職即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鑄板

右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魏書

國志二十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蕭懷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
鑠環夫人生鄧哀王冲彭城王據燕王宇杜夫人
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褒秦夫人生濟陽懷王琰
陳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
王幹孫姬生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
李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郟戴公子整靈殤公子京
周姬生樊安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姬生
東平靈王徽趙姬生樂陵王茂

魏書卷二十一

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為張
繡所害無子黃初二年追封謚曰豐悼公三年以
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
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謚曰
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昂爵為豐王正元景元中
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琬薨謚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謚青龍元年子愍
王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
四年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
鄉公竦繼鑠後

齊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
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
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
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
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
蹇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
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
以刀穿軍衣如鼠齧者診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
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軍
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

卷之三

二

而庫吏以齧蹇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蹇
縣柱乎一無所問冲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
戮而為冲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

每見當刑者輒探觀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
過誤觸罪常為入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主容
貌姿美有殊於眾故特見寵異臣松之以容貌
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叙屬之一病也太祖數

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
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
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孫盛曰春秋之義
立嫡以長不以賢
冲雖存也猶不且立况其所沒而發斯
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世易之也言則流涕為媿

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宛侯據子宗

奉沖後二十二年封琮為鄧侯其初二年追贈

沖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魏書載策曰惟黃初二年

哀侯沖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伴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承專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天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大牢魂而有靈休茲寵榮嗚呼哀哉

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

下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已氏公太和五年加沖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

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爵為都鄉侯三年復為已

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

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

宛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章陵王其年徙

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

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

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

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縣王據

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為國據

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不遣人詣中尚方作禁

物削縣二千戶列書載重書一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

司馬董和齋王來到京師中尚方多

禁物交通士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

用無然不寧下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舊日陳

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脩恭肅敬慎務在誦道孜孜不
衰豈忘卒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
覺悟以斯為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
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
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害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
行所以為尤者而脩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以能備也今詔
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我文作易者
休復之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
怠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
千六百戶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
改封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
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
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

嘉靖己未年

魏志三

四監生李之芳刊

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今都冬
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宇為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
四口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宇官三和夏還鄴
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常道
鄉公奐宇之子入繼太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
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年進爵為
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鄆城太
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
千七百戶林薨子緯嗣 案緯氏譜嵇康
妻林子之女也
中山恭王衮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

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
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
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官屬
皆賀袞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
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袞
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
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
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
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
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

魏書卷之三

五

我者其誠慎如此二年為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
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
歸禾棗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
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
德以終令問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
二年就國尚約儉教勅妃妾紡績織紉習為家人
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朝犯京
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
此真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戶七

百五十一

魏書載石室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若來朝犯
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繩之恩用覆更議然法若所

天下共也。不可得。今州手縣二戶七百五

夫克已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誠無也。哀憂懼戒。勅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年

復所削縣。三年秋。哀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襄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不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今世

魏志二十

六

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闈闈之內。奉令于太妃。闈闈之外。受教於沛主。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寺贈

賜甚厚凡所著六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
好與之侔子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
三千四百戶

濟陽懷王珪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
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珪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
以贊弟壹紹珪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
爵為公太和四年追進珪爵謚曰懷公六年又進
號曰懷王追謚贊曰西鄉侯壹薨謚曰悼公子
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郡侯二十

四魏志二十

七

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陳留
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
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
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
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謚矩為
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
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
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謚

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
賴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

公魏略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妻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
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

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
小常呼文帝為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如是

每為涕淚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為次不計兄弟之年
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如彪大幹二十歲

三年為河閒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

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為

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

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誠

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 八 監生李之芳刊

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觀治亂之源鑒存亡之

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

常稱馬援之遺誠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

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

失之愆士民無商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祇慎萬機

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禾菽

之義亦緣詔文曰若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

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

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

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

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共
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况近在
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
之失古人有言誠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
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
率先聖之典以慕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
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
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

嘉靖九年補刊

魏志二十

九

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
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
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為有司
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
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
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語在凌傳
乃遣傳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
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
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

孔衍漢魏春秋

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用戮不逼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也存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

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祇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奸邪乃與太尉王陵兗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忠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撫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土市朝故遣使者肆書王自作孽匪由於他燕刺之事宜足以現王其自盡之

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人徙平原彪之官

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

國除為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

奸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

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

年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景元元年康中與石崇俱為國子博

士嘉後為東莞太守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右生為國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

十一 監生李之乃刊

之俊傑入侍於皇顯出則登九列威檢肅奇徐風發宣王齋時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難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鑒斯誠冥暑不輸契崇答曰昔常接羽儀俱梓青雲中敦道訓胃子儒化海以融同聲無異喬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款分在今終孔不延九惠老氏適西戎逍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此誇周公不足夢玄寂今神王是以守至呻王隱晉書載吏部郎李重營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念弱而良素脩繫性業踰之又歷二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

年封郿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

謚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軹奉整後三年討平

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為公青龍三年薨謚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為郿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謚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謚曰定公子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

二 監生李之芳刊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廬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樹壽張縣吏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

百戶

臣松之案翕入晉封亭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

鄆城公至泰始二年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服一具錢十萬隨才叙用翕撰解寒食散方輿皇南謚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
改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
封中丘茂性傲很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
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為王詔曰昔象
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
陵皆為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
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
皆敦叙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
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
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
為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君
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合封茂為聊城王以慰太
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
平靈王薨茂稱嗌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
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
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
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熒貝衣
王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
王鑒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

蘇姬生邯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悼王首宋姬生
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曰經殤公青龍
二年更追改號謚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
戶五百并前三千戶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即位立為陽平縣王
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
子贊奉蕤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為饒安王正
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
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鑒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
謚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為河東王六年改封館
陶縣明帝即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
而霖性麤醜暴閨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
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
子也入繼太宗

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為國三
改為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

年以任城王楷子恹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
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邯鄲懷王嘗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為國三
年進為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

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温嗣嘗後六年改封
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
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

恩垂棠棣之美廢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袁子曰魏

之後民人損戚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
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女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
號而乃俯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
之制諸侯皆備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
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遠宗國藩屏之義又虧

親戚骨肉之恩○魏氏春秋載宗室皆同上書曰臣聞古之
王者必連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
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

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與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
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用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
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

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其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
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其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
社稷歷紀長久木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
未備詩不云乎鶴鶴在宗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
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闕牆之忿不忘禦侮之

事何則恩惠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
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習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步

唐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叙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如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相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胃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憂懼城亡匪追相極至於王服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闕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遺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刑之爵立郡縣之官奔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錫之地內無宗子以目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不加於親

魏志二十一

十五

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胃腹浮舟江海捐棄揖權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國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圖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細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鉅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諸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解國離心衷廢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指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代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夫封殖子弟及諸口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生此以諸侯疆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弔於外故也向

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侂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疆盛長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怒吳楚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蒙鍾文景由實之過制急之下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年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除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爵金免削或以無後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蜀向諱口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丹黨專政排擠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行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器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既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出之姿禽王莽於已處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

卷之二十一

六

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王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至于相靈陽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斷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標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庾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躬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充豫殫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穎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人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收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古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只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疾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疆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軼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自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必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

其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
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徒於
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闕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
於枯稿而何服繫育哉夫樹猶親戚上猶士民建置不久則
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
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
之憂天下有變而無侯危之患矣周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
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問真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魏書

國志二十

萬曆十年補刊

魏志二十

十七

二行四下乃長

歲郎衡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鏤板

功郎衡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

卷之五十五公卿列傳二十

魏書

國志二十

前代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鏤板
功郎衡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
卷之五十五公卿列傳二十
魏書
國志二十

